《观音山》：信仰的崩塌与重建
　观音山上有座观音庙，观音庙早就毁了，佛像也被掩埋在废墟之中，连金童玉女都成了独臂。这种场面与其说有些荒凉，更不如说有些可怖。电影中有种方法叫以场景展示人物内心，比如主人公的家，基本就是主人公内心的形象化展示。干净整洁的卧室，就说明这个人内心也是很规律且安静的。杂乱不堪则是反例。杀人狂的家却满是布娃娃，也就暗示他内心还是个小孩子。并不是什么太高深的东西，其实说出来也很通俗。
　　在本片中，观音山及观音庙也同样是角色内心的一种形象化暗示。在这里，则指的是信仰，或是寄托之类的。以庙或是佛像暗指人心，也是再恰当不过，本就是宗教信仰相关的东西。庙毁了，佛像没了，几个主人公也都跟没魂一样，迷茫的混在这世上。到了后半段，开始捐钱建庙，为菩萨重塑金身，自然是拾起信仰，重新树起希望。有了希望，人也就活得通透了，始终放不下死去儿子的常月琴也懂得什么叫无生无死了。一直不敢在一起的南风与丁波也敢爱在一起了。大概，这就是导演在影片深处想说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说李玉的野心极大，一个看似迷茫青春的故事，却放了一个如此宏大的命题在其中。我们总说自己现在是活在一个信仰崩溃的时代，又何止年轻人，所有人都活得无依无靠。不光是物质上，更是心中的虚无感。所以本片敢于把信仰和生死之类的话题拿出来说，确实需要十足勇气。因为这并不是一部电影能承载的，影片讲得也过于概念化，尤其后，只是靠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就解释一些，好像“孤独不是永远的，在一起才是永远。”难免显得轻了。导演说自己喜欢金基德，我觉得很实在，都是形而上的东西。
　　当然，跳开上面所说的形而上的话题，只是单纯的将影片看成一部描写城市青年迷茫生活的电影也没什么问题。三个角色确实各自触及到了一些生活现象，几个角色各有各自的问题。南风较大的问题是她始终没有一段靠得住的爱情，丁波对自己的感情也一直若即若离。丁波则纠结在事业与父亲之间，如何摆脱父亲失败的阴影，成为一个能担当起爱情的男人。同样，常玉琴与肥皂也都各有各的困惑，几个困扰又孤独的个体，很自然就聚在一起，相互依靠并彼此疗伤。
　　不过，在《观音山》里，有个名字必须要注意，就是曾剑。娄烨的老搭档，《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剪辑加摄影，《夏宫》与《苹果》的剪辑。这回则是《观音山》的摄影加剪辑，几乎所有人都在拿《观音山》与《春晚》做比，因为没法不比，摄影、剪辑、配乐都来自同一个团队，影像风格难免相似，都是手持摄影的晃动镜头，也都有大段的抒情段落。手持带来的是真实感，也正好应和了影片焦躁和不安的主题。曾剑的特点是喜欢虚化环境，将观众的视觉重心集中在人物身上。这是与贾樟柯之类的第六代完全相反的一种处理方式，贾樟柯他们更喜欢把人物放在环境中，大全景、远景的长镜头随处都是。这里没有孰优孰劣，就是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应的影像风格。对人物的关注正好与娄烨的电影风格相符，他一直是一个个人情绪的导演，即使他执导了夏宫这种很话题性的电影，视点却依然集中在个体上，他关注的是单个人的情绪。所以当这种影像风格移植到《观音山》，影片也很明显的变成了一部情绪化的电影，全片显现大量抒情的段落。
　　于是，在这部情绪化的电影里，如何将片中角色的情绪有效传达给观众，显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李玉和曾剑合作做这么一部情绪化的电影，本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印象中李玉一直是个写实型的导演，纪录片出道，作品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现实与边缘人物，与娄烨的风花雪月，你情我爱的个人情绪电影完全不同。在她以往的作品中，也总存在过于符号化的人物，片中人物的感情人为痕迹很重，人物行为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回到《观音山》，有些遗憾的是张艾嘉，起码在这部影片，她真的不如范冰冰的表现。张艾嘉的常月琴是个很奇怪的角色，丧子之痛没问题，痛苦的情绪也没问题，问题在于她的情绪很难传达并感染观众。比如在儿子损毁的车中痛哭一场，由于之前完全没有足够情绪铺垫，角色在片中哭得死去活来，观众却很难被打动。之后学生送蛋糕一场更是尴尬之极。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真实应该为观众所认同。
　　电影中的情绪，犹如吹起的气球，在鼓胀的时候爆掉，才会收获明显的效果。有个例子，就是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片中的杨贵媚同样对着镜头哭了几分钟，而且是一个长镜头，一直哭一直哭。这个镜头不但不会令人生厌，反而打动了许多人，并被不少人选作经典场景。同样是痛哭，她的痛哭就很感人，这是因为之前的情节铺垫的到位，观众已经认同了角色的情感。而张艾嘉这个半路生插进来的角色，没多久就开始痛哭，则很难打动观众，此类情绪断裂的段落还有几处，这样的处理也无疑削弱了影片的力量。至于原因，你可以归咎为剧作的情节不当，更多的，则是导演对此类情绪化电影的经验不足。
　　范冰冰在片中的表演确实很令人惊讶。虽然不是范冰冰黑，不过始终不是很喜欢她的表演，尤其在《麦田》里的念白，生硬且干瘪。但在这部《观音山》，范冰冰\*\*是亮眼的演员，她演出了一股子狠劲，这是与这部情绪化电影搭调的一个角色了。在其他的段落，也有很多闪光的细节，包括\*\*次去常月琴家看房子那场，几处对白和表演更像是即兴发挥出来的，很有生活的味道。
　　汶川地震那段应该是片中震撼的一段，果然来自生活的真实才是有力量的。不过，这也是片中怪的一段，很意外导演为什么要把这场戏加在这部电影里。是想将她的信仰理念拉得更广一些么。始终觉得这段处理得太实了，一个很抒情的东西，太真实了，反而会破坏电影的气氛。就像常月琴消失在观音山中，那才是神来之笔，生与死并不重要，导演故意留了个悬念给观众，也留了些思考给几个角色，并引出他们后一场在火车上的若有所思。
　　虽然标题叫信仰的重建，却仍然觉得这是一部十足绝望的电影，到后一刻，影片也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希望，哪怕是有了爱。简单的一个例子，片中一共有三场在火车上的戏，前两场都是意气风发，大吼着进隧道，又大吼着出了隧道，前方是越来越明亮。而到了结尾，几个人都没精打采的倚在车上。观众看到的是隧道的光越来越远，人物逐渐被湮没在黑暗中，然后影片戛然而止，其中的情绪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只是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罢了。难忘的依然是Peyman Yazdanian的配乐，非常喜欢他音乐中传递出的那种虚无感。